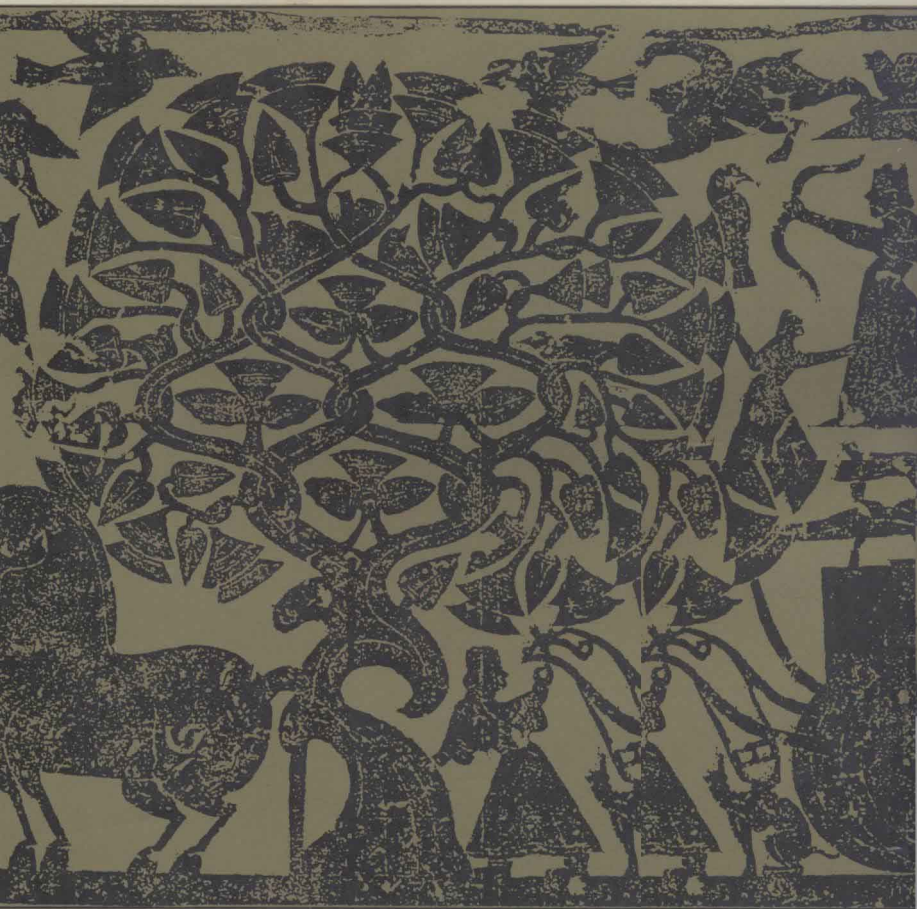


章太炎的思想

(1868—1919)及其
對儒學傳統的衝擊

王汎森／著



時報書系 614

章太炎的思想 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

王汎森／著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時報書系 ①4

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九一九）
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

作者 王汎森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〇一〇三八五四—〇

校對 王汎森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武成街一〇一巷六弄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自序

這本論文是在民國七十二年夏天寫成的。由於國內對章太炎的研究不算太多，而章氏的文字也特別深奧，索解爲難，故在動手寫這部論文時，竟不自覺地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枝節問題的疏釋上，而未能多作整體性的分析，這是我一開始所未察覺的，等到發現了這個缺失時，距離碩士口試的時間已經相當近了，回頭很難，以致本文處處顯得枝蔓。熱悉的友人都很清楚我個人因動筆太遲以致撰寫時一路趕的情形，事實上文中的許多論點，在論文甫完成時我已完全不能滿意了。故個人十分希望見到有人能對這題目作更精彩的發揮。

本文原來牽涉的面就比較多些，之所以加上這樣一個標題，完全是因爲我個人及幾位讀過它的朋友有一個印象，發現太炎思想中的許多層面都有意無意地對儒學傳統造成了衝擊。本來，近代儒學的式微就是令我們印象較深的歷史現象之一，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它，這個現象所造成的影響早就已經在那裏發揮作用了。本書中花費不少篇幅在討論章太炎與反傳統運

動的關係，便是基於想進一步了解這一歷史關鍵事件的欲望，而決不是想藉著這樣一部文字來宣揚章氏在這方面的見解。另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的：本文的年代斷限事實上是取約略之數，故太炎民八以後的著作也時常列爲討論的素材。舉個例說：像「春秋左氏疑義答問」便是章氏民國廿三年的著作，但因它牽涉到太炎的思想發展甚巨，故亦加以引述。

首先感謝高信疆先生、柯元馨女士長期溫暖深刻的情誼。承他們的厚意，在論文甫寫成時即予排版。但碩士口試通過後不久，我個人即匆匆入伍，此後有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完全沒有餘力重新檢視它，一直到今年春天，才又利用軍旅餘暇對它進行校改，但因版型早經排定，所以我能修改的幅度也受限制，加上個人學力的不足，乃不得不以這樣的面目問世，此書之出版對我個人而言是憂懼遠遠多於喜悅的。

謝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李守孔、李永熾老師。這許多年來，鄭欽仁老師及李永熾老師在學習上、生活上親切的照顧與指導都令我感念不置。金恆煒先生與人間副刊所有同事們不管是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與我親如家人照顧備至；周安托先生的隆情厚意；黃俊傑老師提供寶貴資料；黃進興學長及孝悌兄、松僑兄、密察兄、棟樑兄提供寶貴意見；文芳及婉儀、福財代爲抄校，季倫兄費極重心力爲我精校全文，張守雲小姐費心編輯；文羣檢字廠主持人王明宗兄的幫助——都謹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們致深摯的謝意。最後感謝家父嚴謹的教育，阿姨對家庭的照料；並以此書紀念母親逝世九週年！

作者謹識於中壢旅次

一九八五年四月六日

章太炎的思想（一八六八—一九一九） 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

自序	一
第一章 生平	一
第二章 思想背景	二三
第一節 乾嘉學統	二三
第二節 晚清諸子學興起	二六
第三節 嚴復的影響	三三
第四節 佛學的洗禮	三七

第三章 與清末今古文之爭……………四六

第四章 民族思想……………六八

第一節 種族思想……………六八

第二節 排滿觀念之形成……………七二

第三節 提倡光復的理論綱領……………七四

第四節 反帝國主義……………九〇

第五章 社會政治思想……………一〇八

第一節 俱分進化論……………一〇九

第二節 「五無」與「四惑」……………一一五

第三節 反代議政治……………一三一

第四節 極端的平民主義……………一四〇

第五節 尊重傳統政法美俗……………一四六

第六節 新法家……………一四九

第七節 齊物思想……………一五五

第六章 對儒學傳統之衝擊及影響……………一七六

第一節 「訂孔」篇的成立……………一七七

第二節 詆孔……………一八五

第三節	六經歷史文獻化	一八九
第四節	揄揚異端	一九九
第五節	影響	二〇四
第七章	結論	二三二
附錄		二四三
(一)	「羣」與倫理結構的破壞	二四三
(二)	章太炎的史學思想	二五〇
主要參考及引用書目		二五七

第一章 生平

一家世

章氏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初名學乘，浙江餘杭人。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十一月三十一日生。因羨慕顧炎武之爲人，改名絳，別號太炎。

章太炎的祖父章鑒，精於醫術，其父章濬（字輪香）亦擅醫，曾客譚鍾麟所^①；並一度擔任杭州詁經精舍監院。章太炎擅長醫術，即受其父、祖影響；他進入詁經精舍讀書，主要是因其父之「遺訓」。

太炎十一、二歲時曾從其外祖父朱有虔受業，受其啓發民族大義。章氏自言：「自十六、七歲時讀蔣氏『東華錄』、『明季稗史』，見夫楊州、嘉定、戴名世、曾靜之事，仇滿

之念因已在胸」^①，但他的回憶可能有些誇大，因為實際上要到光緒廿六（一九〇〇）年左右，其倒滿主張才爆發出來（詳第六頁）。

二 詁經精舍

當他十六歲（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時，奉父命赴縣應童子試，因顛癩之疾而未果，遂輟制義，放棄功名，步入與同時代其他士子完全不同之路。隔年（十七歲）他上書李鴻章，自稱其學「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②，並提出種種政治改革的方案，但似未獲任何回音。

章氏在家自修至二十二歲，所讀以傳統經學著作為主，其中尤以清代漢學考證著作為最大宗（如「學海堂經解」及「南菁書院經解」）。廿三歲時，其父卒，他進入全國漢學重鎮——杭州「詁經精舍」，在這裏渡過漫長的八年，精研故訓，博考事實，治學的路數與乾嘉漢學大抵相似，同學中較知名的有崔適、尤瑩、楊譽龍、馮學書、章炳業、章棫、湯聘伊、費有容等^③。他在「精舍」中的表現相當傑出^④，但就在這平靜的八年中，經舍外面的世界卻有了極大的變化。

先是光緒十四（一八八八）年冬月，康有為上書請求變法，繼則在光緒廿七（一八九一）年，康氏刊行「新學偽經考」，變法派的勢力日大。三年後，中日戰爭爆發，隔年即簽定了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趁在京應試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發動「公車上書」，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隨即呈送「上清帝第四書」，提出「設議院以

通下情」的主張，並在北京籌設「強學會」，旋又設上海「強學會」。在這一連串重大的變動下，一個夙來關心政治的敏感知識份子心中所受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經籍上的知識已無法對現實的變動提供任何有效的回應，但聖人的教訓又使他們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在所習知識與致用之間幾乎無法取得協調的困境下，在零碎的考據無能有補時艱的窘境下，章氏內心必定充滿掙扎。由他在光緒廿一（一八九五）年（廿八歲）受甲午戰爭失敗之刺激，寄會銀十六圓加入強學會^④之舉，即可測知一、二矣。

光緒廿二（一八九六）年，梁啟超與夏曾佑集資在上海辦「時務報」，遣葉浩吾至杭州，請他任撰述，其師譚獻嘗加苦留，俞樾更是反對^⑤，但章氏主意已決，毅然於年底走出詁經精舍，加入康梁的陣營，此舉引起俞樾極度的不悅。但這是章氏生命中的一個重要抉擇點，如果他選擇株守精舍，則可能只以經生終其身。

三 「與尊清者遊」

當時康黨的最大主張有兩個：一、變法維新，二、提倡孔教。章太炎加入康、梁的陣營是爲了前者，而他後來匆匆脫離，則是因爲後者。

他擔任「時務報」的職務不過四個月左右，便因反對孔教而被康之門徒「攘臂大哄」，憤而離開。其實此一結局是必然要發生的，試加追溯即知：章氏因尋求變法維新心切，故加入康、梁陣營，但他對今文孔教之說卻久已不嫌。早在詁經精舍時，私下即曾撰文駁「僞經考」，並撰「左傳讀」等，以與今文家相抗，但始終隱未發刊。他與康梁在一起，所撰文字

雖不知不覺沾染了不少今文經說^①，但對康氏門徒之視康爲「教皇」、「南海聖人」依然極爲不滿^②，起初藏蘊在胸，最後終致決裂。但章氏離開時務報後，所撰文字依然袒護康黨（如「祭維新六賢文」、「答學究」等），主要還是因他這時仍支持康氏的革政之旨。離開時務報後，章氏另與宋恕、陳虬等合辦「經世報」，並不時爲「實學報」及「譯書公會報」撰稿。後來，收在「煊書」原刊本中的大部份文章，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章太炎三十一歲。因湖廣總督張之洞素不喜公羊學派，且又似曾讀章氏攻駁今文家的「左傳讀」^③，故招章氏至武昌，囑他幫辦「正學報」，但未出刊而止^④。章氏旋即離開武昌，其中原因甚多，主要是他與張之洞的思想不能相合，私下又有詆清論調，聞者或報告於張之洞，致引起張氏的憂慮，遂謝之，太炎乃離去^⑤，於是年七月抵滬，參與汪康年的「昌言報」。

八月，戊戌政變發生，章氏撰寫「祭維新六賢文」表示痛悼與憤慨，因「鈞黨令」甚急，故渡海來臺，充「臺北日報」記者，並爲臺灣學務官館森鴻修訂文字。但臺灣氣候蒸濕，少士大夫，館森氏又係宗桐城文派者^⑥，與章不甚相得，處之半歲，意興皆盡，乃又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五月渡日本，依梁啟超於橫濱，並首次遇見孫中山先生，相與談論排滿方略，稱讚孫中山的「浴血」之意爲「卓識」^⑦。章氏之所以傾向革命恐與這次談話有關。留東二月左右即返至上海，識唐才常。

光緒廿五—廿六（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是章太炎思想激烈轉變的時期。在政治方面，他已由改良漸漸轉變成激烈的倒滿革命。但因他認爲當時的中國是「時弊」，而非「法弊」，

因所有「時弊」的根源都與異族統治有關，故立憲改制並不能解決它；故對宋恕（平子·一八六二—一九一〇）說：「當前不可苟效立憲政以迎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當除胡虜而自植」^⑤。在思想上，章氏開始主張孔門儒術之真精神是「無神」及「以天爲無明」，並撰「菌說」批判西洋的上帝。他顯然是欲藉此新說以與康有爲的孔教派持異。

這時章氏另有兩篇文字最值得重視——「客帝」（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四月）及「分鎮」（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年底）。但這兩篇文字後來也最爲太炎所悔恨，曾特別著文以「自劾」^⑥。實際上，它們正是章氏內心激烈轉變的表徵。在「客帝」中，他主張以孔子後裔爲帝，實暗排斥清帝。在「分鎮」中，鼓勵督撫分權，實欲架空清廷。故由太炎最自慚，認爲太過依戀清廷的這兩篇文章中，卻充份看出他的心態已經轉向倒清。

四 「割辦與絕」

光緒廿五（一八九九）年冬，章太炎在上海參加唐才常主持之「亞東時報」的編務，擔任主筆，並至「誠正學堂」擔任漢文教習，「鳩書」原刊本亦於是年付梓（印成於光緒廿六、一九〇〇年七月前）^⑦。這部書大致是章氏尚未割辦與清廷絕，但卻又與康、梁分途時思想的總反映。

唐才常於光緒廿六（一九〇〇）年七月，首次在上海「張園」舉辦「國會」，參加者八十餘人，章太炎亦與焉^⑧。太炎認爲「國會」會章中有「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忠君救國之實」一語，既宣言獨立，又以勤王爲名，是首鼠兩端，憤極，乃當衆宣佈脫離「國會」，並

自剪其髮辮以示與清廷絕^⑦。是年七月二十七日，唐才常所領導之自立軍失敗，章氏亦被追捕，他以素非同謀，不甚畏惧，歸故鄉度歲，乃又將甫出版不久的「煇書」原刊本加以改削，重擬「目錄」。

光緒廿七（一九〇一）年，由至交吳君遂介紹，章氏赴蘇州東吳大學任教。此時其師俞樾已衰老，太炎往謁，俞「督敕甚厲」，責以「不忠不孝」，章氏反問曰：「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爲此，正欲使人推尋國性，識漢、虜之別耳，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也？」乃「謝本師」而退，並撰文著其事曰：

「先生既治經，又素博覽，戎狄豺狼之說，豈其未喻，而以唇舌衛扞之？將以嘗仕索虜，食其廩祿邪？……」^⑧

足見其時倒滿意志之堅。章氏在東吳大學掌教將近一載，因言論恣肆，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論」爲學生作文題，引起江蘇巡撫恩銘之注意，親往學校查問，乃亟逃走，在光緒廿七（一九〇二）年正月十五日東渡，得機再度與孫中山先生談，大悅。對於土地租稅問題及革命成功後定都的問題多所商議^⑨。是年三月十九日，適逢崇禎殉國日，章氏與秦力山徵得中山先生及梁啓超之同意，在東京舉辦「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因被日警所阻，改在橫濱補行紀念式。「紀念會書」出自章氏手筆。

章氏此番留東，逗留五個月左右，頗受日本學界之影響，尤其是接觸到社會學書籍，乃欲援以改革中國舊史學。回國之後，爲上海「廣智書局」「藻飾譯文」，並動手譯述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一書，接着繼續刪革原刊本「煇書」，成爲光緒卅（一九〇四）

年在東京翔鸞社鉛字排印的重印本「煇書」。

五 蘇報案

光緒廿九（一九〇三）年，章氏因友人蔣觀雲而得識蔡元培，遂與鄒容、章士釗共授學於上海愛國學社，此期間一度對讀書與經世之不能協調，發生嚴重掙扎；自言曰：「在學社久……私自尋理，乃知讀書爲玩物喪志……亦謂全學社中宜毀棄一切書籍，而一以體操爲務」^⑤。鄒容著「革命軍」，太炎爲之序，章士釗亦就蘇報昌言革命。因康有爲前撰「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及「答南北美洲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太炎遂於五月五日在蘇報上發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的主要部份。次日，「蘇報案」發生，章氏被捕下獄（章氏認係吳稚暉告密，從此二人水火不容）。不久，鄒容接章氏函，亦自投入獄。五月十二日，蘇報載章氏之「獄中答新聞報」，宣稱：「逆胡羶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⑥。此案因各國領事及工部局之堅持，拒絕清廷引渡，故在租界中審鞫，由中國政府控告章氏及鄒容「大逆不道，煽惑亂黨，謀爲不軌」，章氏譏曰：「彼自稱爲中國政府，以中國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國法院，而在己所管轄最小之新衙門，真千古笑柄」^⑦，「自是革命黨與清廷居然有敵國之勢矣」^⑧。蘇報案審理過程遷延甚久，後終於次年光緒卅（一九〇四）四月判定章氏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此案震動中外，對革命運動之推展貢獻至鉅。

章氏在獄中三年，有兩件大事足記。第一：光緒卅（一九〇四）年冬天，陶成章、龔寶

銓、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又曰復古會），該會成立時，章氏雖在獄中，未親與其事，但是會之組成，與章太炎有深遠關係——因它的前身是「軍國民教育會」，「軍國民教育會」之前身乃「支那亡國紀念會」，而章氏是此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⑤。第二、章氏在獄中，專修佛學，日夜研誦「瑜珈師地論」「成唯識論」「因明論」等書，認識到：「瑜珈」義理之深實「不可加」^⑥，對他的思想造成了重大的改變（關於這一點，本文將陸續述及）。光緒卅二（一九〇六）年五月章氏出獄，隨即被迎往日本，擔任「民報」主編。

六 清季的革命宣傳

從光緒卅二—宣統三（一九〇六—一九一一年），是章氏一生最多采多姿的時期，其中又可約略劃分成兩段，而大致以光緒卅四（一九〇八）年「民報」被封禁爲分水嶺。

章太炎在日本期間所從事的革命宣傳之主要綱領，由他在「民報」歡迎會上的演說辭中充份表現出來——「以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道德；以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熱腸」^⑦。由這一個綱領，可以發現：他一面在「民報」上提倡排滿虛無，並時作「佛聲」，同時寄文章回國，討論國學問題，這兩件工作在章太炎自己看來，都具有現實政治的意義。

光緒卅一（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創刊的「民報」，從第七號（一九〇六年九月五日出版）起，由章氏主筆政，編至第十八號，章氏以腦病辭職，直到第二十三號，又由章氏主編，至第二十四號（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民報」被封禁爲止。這一段時間內，章氏除了主編「民報」外，並從事學術講授。從光緒卅二（一九〇六）年起，開辦「國學講

習會」，並發行「國學振興社講義」。聽講者有馬裕藻、沈兼士、沈士遠、任鴻雋、任鴻年、景耀月、康寶忠……等。除了這個公開的學術活動外，從光緒卅四（一九〇八）年四月起，章氏並於每週日在寓所內爲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朱邊先（希祖）、錢中季（夏、卽錢玄同）、周豫才（樹人，卽魯迅）、周啓明（作人）、錢均夫（家治）等七人授課^⑤。這批學生後來對民初知識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詳第六章）。此外，光緒卅三（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章氏與張繼、劉師培等合辦「社會主義講習會」，除章、張、劉外，陶成章、幸德秋水、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都是主講人，聽講者從二十餘人至百餘人不等。至於政治活動方面，章氏於光緒卅三（一九〇七）年春，與幸德秋水及各國志士創「亞洲和親會」，但未能有任何實際建樹^⑥。

一直到光緒卅四（一九〇八）年「民報」被封禁爲止，章氏刊於「民報」的文字，主要特徵是「以佛學易天下」^⑦，鼓吹排滿及虛無，表面看來，已逐漸背離了該刊第三期胡漢民所定的「六大主義」。而且，章氏激烈攻擊基督教，又與孫中山派衝突，他們認爲此舉會損失大量支持者。此外，「社會主義講習會」主張激進，與孫中山的溫和主義亦頗有距離，在同盟會內部，已經出現了思想路線的分歧，但這些分歧在當時仍是伏流，隱而未發。光緒卅四（一九〇八）年九月，第二十四期「民報」被日本政府封禁。日本政府所持理由爲：（一）「民報」廿四期刊載（湯增璧）「革命之心理」一文，鼓勵暗殺；（二）民報發行人及發行地未作登記。這兩個理由顯然皆是藉口。關於前者，早在「民報」二十一期，卽有「帝王之暗殺時代」一文，內容與「革命之心理」相近，但當時並未受到任何干涉。關於後者，章氏辯